

穀梁補注

冊七

穀梁補注十九

南菁書院

嘉善鍾文烝朝美著

春秋襄公經傳第八補注第十九

襄公成公子史記名午母定姒以簡王十四年即位時年四歲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繼正即位正也

補曰疏曰襄是定姒之子嫌非正故重明之案此疏與閔

元年疏異此疏是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

城

補曰滕薛微於莒邾又微者則杞小邾也自襄以後諸侯之事四國君臣鮮不從役故夫子曰孟公綽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言

國小而繫彭城於宋者不與魚石正也

魚石得罪於宋成十五年奔楚十八年復入于彭城

然則彭城已屬魚石今猶繫宋者崇君抑叛臣也補曰注言彭城屬魚石其說未盡左傳曰非宋地公羊曰楚取彭城以封魚石又

曰楚已取之矣然則彭城地屬魚石卽是屬楚所以言非宋地也左傳曰追書明舊史本無宋字與哀三年圍戚同例君子一增之

一仍之也李光地曰圍宋彭城者主晉之辭也善晉義也圍戚者主衛之辭也誅衛志也晉義善則宋華元無惡矣衛志惡則齊國

夏無善矣李氏說此二經皆非正義但經意自足兼見耳程公說曰宋中國之望也齊晉之伯可稱者三君未嘗不加意於宋桓之

興首會北杏以平宋亂會鄆以求其服急於得宋如此既得則爲之伐附庸之鄆鄰怨之鄭求以懷宋諸侯之望既歸而始霸之烈

以定桓沒宋襄欲踵霸諸侯從之而圖霸失其道晉文之興亦急於恤宋悼之興亦急於救宋出穀戌釋宋圍執曹伯界宋人於是成一戰之霸師台谷退楚兵討魚石從宋人於是成三駕之功足驗當時大勢矣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撰異曰厥公羊作屈徐彥曰左傳穀梁屈作厥字也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鄆鄆鄭地鄆或為合補曰左傳曰東諸侯之師次于鄆

以待晉師○撰異曰鄆公羊作合與穀梁或本同徐彥曰左氏合作鄆字也段玉裁曰此鄆非如姓國故穀梁此鄆不作系旁繒字蓋其字本作會會合音義皆通一寫作鄆再寫譌鄆耳杜注鄆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可知鄆乃鄆之誤古者鄭國處於留鄭伯寄卒與賄於號鄆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孟康曰留鄭邑也後為陳所并故曰陳留此所次蓋鄭東鄙錯於宋竟者古為鄆地故名之鄆左氏音義僖十四年鄆始見音似陵反以後不為音唯此鄆音才陵反恐本是古外反淺人改之也文烝案說文俗古文會一切經音義會古文俗同疑穀梁或本及公羊皆是俗字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九月辛酉天王崩補曰史記名夷定王子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瑩來聘

冬者十月初也王崩赴未至皆未聞喪故各得行朝聘之禮補曰此本杜預杜以辛酉為九月十五

日左傳謂此朝聘為禮故杜解之如此若依孫復胡安國不臣之說以左杜為不然於經義亦自無礙桓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已見夷狄之文其餘皆從平文可矣疏及孔穎達並引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天子崩太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撰異曰瑩唐石經作嬰後二年三年同嚴可均曰嬰當作嬰張參顏傳經五經文字云瑩與嬰同見春秋傳說文有嬰字隸變為嬰明此當為嬰也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補曰成公夫人也公羊不辯宣成二夫人何休遂亂其姑婦

六月庚辰鄭伯輪卒

補曰鄭成公也不葬者蓋魯不會○撰異曰辰各本誤作寅今依唐石經十行本改正音義輪

古困反漢書古今人表作綸師古曰綸音工頑反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其曰衛甯殖如是而稱于前事也

初衛侯速卒鄭人侵

之故舉甯殖之報以明稱其前事不書晉宋之將以慢其伐人之喪補曰爾雅曰稱好也漢書注曰稱宜也好亦宜也國語注曰稱

副也疏曰稱師者罪重稱名者罪輕文烝案傳言此者明衛從舊史紀實文晉宋皆變文改舊史也晉宋在衛上則無嫌為將卑師

衆之常辭晉主兵而宋衛皆非君將晉雖卑者將亦宜序上宋則不得以卑者先衛大夫觀後十六年伐許書衛甯殖宋人知當時自有定之次史從而書之也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瑩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補曰月者爲下

葬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齊諡

叔孫豹如宋補曰豹亦得臣子僑如弟穆叔也亦稱叔孫穆子

冬仲孫蔑會晉荀瑩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

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補曰內外皆大夫言遂與季孫宿入鄆自是不同會本爲城出又霸國之事與內異

例若言中國焉內鄭也虎牢鄭邑鄭服罪內之故爲之城不繫虎牢於鄭者如中國之邑也僖二年城楚丘

傳曰楚丘者何衛之邑國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封衛也然則非魯邑皆不言城中國猶國中也補曰外城邑志者以其爲國都皆

不繫國虎牢非鄭都亦從其例故曰若言中國焉注以內鄭爲諸侯內之非也內謂春秋之文若言國中之邑是內之所以內之者

據左傳諸侯城虎牢以偪鄭鄭人乃成於是盟雞澤聘魯會戚救陳如鄧之會侵蔡會邢丘於是楚伐鄭歷歷書之以皆是鄭服之

事故此特爲內鄭文也注言鄭服罪故爲之城是謂鄭服在城前非事實也公羊曰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杜預

說左傳曰虎牢舊鄭邑今屬晉其義皆得通於此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公如晉

補曰母喪十月左右而朝亦非禮高閔曰禮童子侯不朝王不可以成人之禮接也其可以朝伯國乎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檣

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於外地補曰此本杜預也孔穎達曰蓋近城

之地盟訖還入晉

公至自晉

補曰不以長檣致者何休曰上盟不于都嫌如晉不得入杜預曰日本非會呂本中曰日本謀如晉以如爲重文烝案此

亦後事小則以先事致之例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

于雞澤

雞澤地也補曰當云晉地國語作雞丘此王喪二十二月而命會

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補曰疏曰復發傳者楚人轉盛中國外之彌甚故更發之後文戲及京城北重丘之等亦其義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如會外乎會也

外乎會者明本非會內也諸侯已會乃至耳

於會受命

也

補曰疏曰單伯會伐宋傳云會事之成也踐土之盟陳侯如會傳云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是二文互以相通踐會亦是事成

乃至伐宋亦外乎會也三處發傳者單伯內大夫陳侯諸侯袁僑為君所使嫌有異故重發之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及以及與之也諸侯在會而大夫又

盟是大夫執國之權亢君之禮陳君不會袁僑受使來盟袁僑之盟得其義也通言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則無以表袁僑之得禮

故再言及明獨與袁僑不與諸侯之大夫補曰凡盟言及者內為志之文今上言公會足見外為主故於叔孫豹還從以內及外之

例無所嫌也王世子則及以會吳則會又會陳袁僑則及以及吳子則會以及殊文相似殊義不同諸侯以為可與

則與之補曰諸侯當親與盟不可與則釋之補曰不與盟可矣諸侯盟又大

夫相與私盟補曰疏曰此亦應受君命而謂之私是大夫張也王補曰

之曰張當為疆楊疏疆字凡三見則疏所據本作疆音義於定六年傳始為張字作音則此亦不作張文烝案孫復尊王發微曰大

夫疆諸侯始失政用此傳文也呂本中張洽家鉉翁俞皋所見已作張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

大夫執國權補曰正亦政字也大夫執國權者論語所謂禮樂征伐自大夫出也大夫之專禮樂征伐萌於晉文襄而

成於晉悼李廉以為陳侯如會不再盟今再盟袁僑亦悼公所以不及文公曰袁僑異之也釋不但總

之大夫而復別言袁僑者是異袁僑之得禮補曰異即公羊之殊也疏曰陳侯不在故與袁僑得盟諸侯大夫君在私盟故謂之疆

文烝案此又申再言及為與之意復出陳者屬文之宜何休以為喜得陳國似非也

秋公至自會○撰異曰會各本誤作晉今依唐石經改正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補曰午與襄公名同不諱胡安國以爲猶莊篇書同盟僖篇書戊申定篇

書宋仲幾從其質也

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成公夫人襄公母也姒杞姓補曰當云襄公妾母何休以弋爲莒姓本公羊下年傳

舅出之說莒己姓非弋也杞繒皆姒姓此姒氏或繒女歟孔廣森說公羊謂弋卽是姒當爲鄭女○撰異曰姒公羊作弋下同徐彥

曰左氏經作姒氏字聲勢與此同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定諡補曰許翰曰左傳季文子本不欲以夫人禮葬此葬速蓋禮略也高閼曰距薨

纔二十三日

冬公如晉補曰非禮與宣同

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繒世子巫如晉外不言如而言如

補曰重起例者此與內俱往也爲我事往

也

外相如不書爲魯事往故同於內補曰疏曰徐邈取左氏爲說云爲我事往者謂請繒於晉以助己出賦也文烝案徐說得傳

意傳言繒世子爲魯將屬其國與魯大夫並往晉故同諸內而言如也左傳上四年冬公如晉請屬鄫晉侯許之至此穆叔觀鄫大子于晉以成屬鄫皆確然可據惟下年莒入滅繒則與魯屬繒事無涉乃左氏之誤耳左氏知屬繒事不知滅繒公羊知滅繒事不知屬繒皆以如晉及莒滅二文牽連爲一皆誤也左氏解此云言比諸魯大夫也比諸魯大夫其意有二不言及是比言如亦是比惟可不言及故可言如是其意實一也杜預經下注云比魯大夫故書巫如晉傳下注云豹與巫俱受命於魯故經不書及比之魯大夫○繒自有世子不宜立異姓爲後此又文外之意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

善稻吳地補曰依杜當云地闕不言會衛孫林父者會者外爲主之文左

傳稱晉將爲吳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則是魯衛並受晉命衛非爲主者故不得言會衛也又晉之諸會魯班當在宋下衛上此亦晉事卽亦不得言會衛也前後諸文殊會吳者上皆有會晉文晉爲主而殊吳也此但言會吳吳爲主也不言及衛孫林父者吳或會以及矣未聞及以會及以會乃特尊王世子之文非可施於吳也杜預曰魯衛俱受命於晉故不言及此未盡其義也

○撰異曰稻 吳謂善伊謂稻緩補曰段玉裁曰謂善為伊者古合左氏作道

聲謂稻為緩即其理 號從中國名從主人夷狄所號地及物類當從中國言之以教殊

俗故不言伊緩而言善稻人名當從其本俗言補曰此發經辭之例以明伊緩稱善稻之意也

國也名謂國名人名公羊所謂邑人名從主人也中國謂魯主人者對魯言之不專指夷狄桓二年傳言物從中國此言號者彼釋

大鼎義專是物號此則兼包地物之號也此專是地號而不言地從中國明包地物言之也

桓二年傳言名從主人乃釋大鼎稱卽之義名者國名此經無從主人之文亦并言之者明欲發明全例兼國名人名為說也

前釋國名物號之文此通舉地號物號國名人名之例意指各異故兩處發傳也公羊文在昭元年其言邑人名邑即國也

范此注大略本何休然以主人專屬夷狄不以中國為魯又不言國名則皆誤也楊疏以越稱於越解名從主人可補注闕但專謂於越之名是從主人而不知越名亦從主人亦終未

得傳旨也荀子作正名之篇曰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遠方異俗之鄉則因之而為通義與此相近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撰異曰顏師古匡謬正俗以為壬本是王字非也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

吳人繒人于戚

繒以外甥為子曾夷狄之不若故序吳下所以不復殊外吳者以其數會中國故補曰公羊曰吳何

以稱人吳鄫人云則不辭何休曰方以吳抑鄫國在人上不以順辭故進吳稱人所以抑鄫者夷狄尚知父死子繼故以甚鄫不使鄫稱國者鄫不如夷狄故不得與夷狄同文文烝案不辭者不成文也何注為范說所本而不如何之明暢其謂吳數會中國故不殊外實為大謬前後諸外吳文皆為不欲稱吳人故會而又會吳既稱人何外之有何氏以吳抑鄫之說雖於公羊無所見必是公羊家舊義此傳於下年滅繒有別之而不別之言明經文實有豫抑之義何說可依用也但此文亦本魯史之舊非夫子特易吳繒之班左傳曰穆叔以屬鄫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於會杜預曰傳言鄫人所以見於戚會左杜之言深得其實繒於諸晉會皆不與此時新為魯屬其大夫轉得列會明晉許魯還繒使附會末而班諸吳下也史紀其實而經取其義此春秋述作之大常非必有所改易然後可以見義也前此齊之盟有楚人鄭人楚無以國舉者故稱人序上無他義吳則前後諸會皆為外文故此文自足顯抑繒之義若無前後諸文則不得也魯之屬繒是夏始成至秋即以為不利當時事情未可知或叔孫聞繒將立異姓為後慮其內亂歟范注言外甥外甥即外孫說見下年左傳曰九月丙午盟于戚陳傅良曰吳初與諸侯盟不書盟為晉諱也吳晉之盟春秋終諱之

公至自會

補曰會夷狄而致者上文吳稱人故致也楚稱人不致者楚之稱人自其常文又主會異於吳

冬戍陳

補曰杜預曰備楚何休曰戍例時

內辭也

不言諸侯是魯戍之補曰內辭猶專辭謂諸侯共以師戍之而經以

魯獨往戍辭書也所以為內辭者侯伯救患備豫不虞得禮之正合義之公春秋與城楚丘歸栗等皆同之於內事無須列序諸侯

定五年傳所云義邇也疏亦引彼傳以難注范誤甚矣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

○撰異曰左氏無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段玉裁曰公穀皆有此四國不容徐彥陸德明不記其異同疑唐石經脫文貽誤也案陸淳纂例明云左氏無莒邾滕薛四國段所未見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補曰月者為下卒日

善救陳也

楚人伐陳公能救中國而攘夷狄故善之善之

謂以救陳致補曰疏曰善文於公至下言之者春秋主善以內故於書公至下重發文烝案注謂以救陳致是善則與凡救言善不同疏又曲為之說夫傳始本與經別行後來以傳合經者乃以此句附公至下實非傳意此與諸言善者同義當在諸侯救陳下也重發傳者成而被伐嫌救非善故重明之公至是常文不須釋

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補曰僖二十三年書杞子卒案左傳繼成公即位者即姑容也自此

終於春秋皆名或日或不日皆書葬或時或月悉與大國同例蓋襄昭以下時事之不同於前即諸小國可見也

夏宋華弱來奔

○撰異曰陸淳纂例曰弱公羊作溺案今公羊不作溺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繒非滅也

非以兵滅

中國曰卑國月夷狄時

補曰疏曰重發傳者非兵滅故重明之

繒中國也而時

補曰此亦大概言之耳若細別言之當是卑國在月例

非滅也

補曰言以其如上所云故

足明家有既亡國有既滅

滅猶亡之猶滅家立異姓為後則亡國立異姓為嗣則滅既盡也補曰此言自

非滅而得言滅者也俞樾曰此既字不當訓盡家立異姓其家未亡而實已亡國立異姓其國未滅而實已滅昭四年魯取繒自此

至昭四年之繒乃已滅之繒也文烝案家言亡國言滅者對文析言之渾言則同梁亡是也滅而不自知由別

之而不別也

以滅者立嗣須分別同異姓而不知補曰疏曰言繒所猶識也言繒君唯識知國須立後不能識知異姓之不得立文烝

案疏載舊解與注意合別之而不別猶易文言傳云辯之不早辯彼言被弑而不自知者所由此言見滅而不自知者所由其事相

類其情亦同隱四年於翬豫貶之文言傳之義也上年於繒豫抑之此傳之義也觀此傳則

上經之為抑繒亦明矣

莒人滅繒非滅也

補曰又覆說以起下文

非立異

姓以蒞祭祀滅亡之道也

莒是繒甥立以為後非其族類神不歆其祀故言滅補曰非者責也如非稅畝

之災之非字所以非滅而言滅者責其立異姓以奉宗廟乃滅亡之道故言滅也繒如姓莒己姓管子曰有者異姓滅也蓋古昔遺

言矣傳說滅并說亡者承上家國之文連言之也董仲舒曰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者春秋視其國與宜立之君無以異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至於鄫取後乎莒以之爲同居目曰莒人滅鄫此不在可以然之域也案公羊上年傳曰其取後乎莒柰何莒女有爲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何休曰時莒女嫁爲鄫後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於莒有外孫鄫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又以巫爲鄫前夫人襄公母姊妹之子俱莒外孫故傳謂之舅出依何說頗爲迂曲王引之謂傳文本是鄫女有爲莒夫人者轉寫互誤也若然鄫女之子於繒子爲外孫於巫爲出魯定如亦繒女故襄公於巫亦爲出巫於襄則爲舅事情既合而於公羊本文亦明白通貫矣范以外孫爲甥者毛詩傳云外孫曰甥謂父之外孫爲吾甥又吾之外孫爲子之甥以上見下而爲稱故左傳外孫之子爲彌甥姊妹之孫爲從孫甥皆有甥稱也莒爲繒甥蓋穀梁家舊說而范因之也甥之稱又有以下見上者爾雅姑之子爲甥謂子之姑之子爲吾甥又吾之姑之子爲吾父之甥也舅之子妻之舅弟姊妹之夫亦皆爲甥說亦同也經書滅者謂繒至此廢巫立外孫不言繒亡與梁亡同文者孔廣森據公羊上年傳云莒將滅之以爲立外孫者實莒脅鄫人使然故春秋歸惡莒人也左氏於此不言立異姓爲後其傳曰莒人滅鄫鄫特賂也杜預以爲鄫有貢賦之賂在魯恃之而慢莒故滅之蓋繒莒皆無史書左氏不得其事因見簡牘所載上四年冬有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之事五年有屬鄫還鄫之事其事又書於經故於滅鄫一經但據上事推測意其爲特賂耳由其不受經於聖門故有此失不如穀梁公羊家鉉翁以爲大條貫數十皆由洙泗高弟親聞之聖人矣非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陸淳集傳辨疑余本俞臯集傳釋義本補正十行本空一字

冬叔孫豹如邾

季孫宿如晉

宿行父子補曰季武子也許翰曰魯既世卿而大夫無復三年喪哀典廢於下矣張大亨曰季孫宿仲孫速仲

孫獨皆所謂以喪從利者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補曰左傳稱萊為裔夷其地即禹貢青州之萊夷也滅在時例月者蓋以萊為齊之同姓故謹

其文與楚人滅夔相對為詳略也楚之誘蔡誘戎則文異齊之滅萊楚之滅夔則文異夷夏之辭必不相假

七年春邾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夏四月不時也三卜禮也

補曰疏曰三卜是禮而書

者為不從及不時故也文烝案四月必不止三卜三卜者當是正月下辛前有牲變已改卜牛以正月下辛為初卜故言三卜也若使卜從而郊則當先書正月牲變次書四月某日郊與哀元年同文今既不郊則牲變可略以卜不從為重非如再有牲變者須備言也言四月言三卜則牲變亦足見矣或謂僖三十一年書四月免牲成十年及下十一一年書四月不郊何以此獨為牲變曰非牲變則必非三卜魯無十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補曰不時亡乎人復二月下辛不卜之理也
有異也
發傳者三卜是禮嫌也

小邾子來朝

城費

補曰費季氏邑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

壬戌及孫林父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

鄆鄭地補曰孔穎達

曰楚既圍陳而陳侯亦列於會者當是圍之不密故得出會求救也文烝案五年救陳左傳曰會于城棣以救之此年傳曰會于鄆

以救之二地皆鄭地二事亦不異也會城棣無陳侯故書救陳不於救陳上錄地者善之不得從疑辭例也會鄆有陳侯文承圍下

其為救陳可知故不須言救既不言救自當錄地其實亦善之也杜預曰陳侯逃歸不成救故不書救非也此救無功自於下文鄭

弑陳逃及不書公至見之此時無所譏也月者為下卒日○撰異曰鄆本又作隔

鄭伯髡原如會

○撰異曰髡本又作郡或作顓原左氏作頑徐彥公羊疏曰正本作頑字亦有一本作原家非也

見諸侯丙戌卒于操

撰異曰鄭地補曰公羊曰操者何鄭之邑也○未撰異曰操左氏作鄭趙坦曰說文無鄭字

見諸侯其曰如會何也

補曰據未至會

致其志也

補曰此亦所謂春秋成人之美也何休曰鄭伯

欲與中國意未達而見弑故養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

補曰

不生名者經例因史例也

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為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

卒也

補曰明由如會至死若卒不以如會當名之於卒如曹伯終生不蒙使文

其見以如會卒何也

疑如會何至死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弑而死

補曰是所謂以如會

卒其事與公羊同與左傳異弑則左氏公羊皆云爾而傳意以卒名加上便可見弑發義尤精大氏春秋意嚴辭深其微其約固有

如此者然則何以不改卒為弑也曰此當時承赴之文即是當時事實公羊所謂信史不革者也文既不革斯義有所取如下傳云

云其不言弑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

邵曰以其臣欲從楚故謂

夷狄之民不欲使夷狄之臣得弑中國之君故去弑而言卒使若正卒然補曰此猶莊四年不使小人加乎君子宣十一年不使夷

狄為中國胡安國以為聖人存天理抑人欲之意家鉉翁曰中國之大夫而目之為夷狄之民其誅斥之典斷自洙泗穀梁子必有

所其地於外也其曰未踰竟也

補曰重發傳者此被弑嫌異故也

曰卒時葬正也

補曰疏曰葬在八年此處發之者以鄭伯被弑而同正卒既同正卒宜同正葬故連言也重發正卒傳者今被弑而同正卒嫌與他

例異故明之